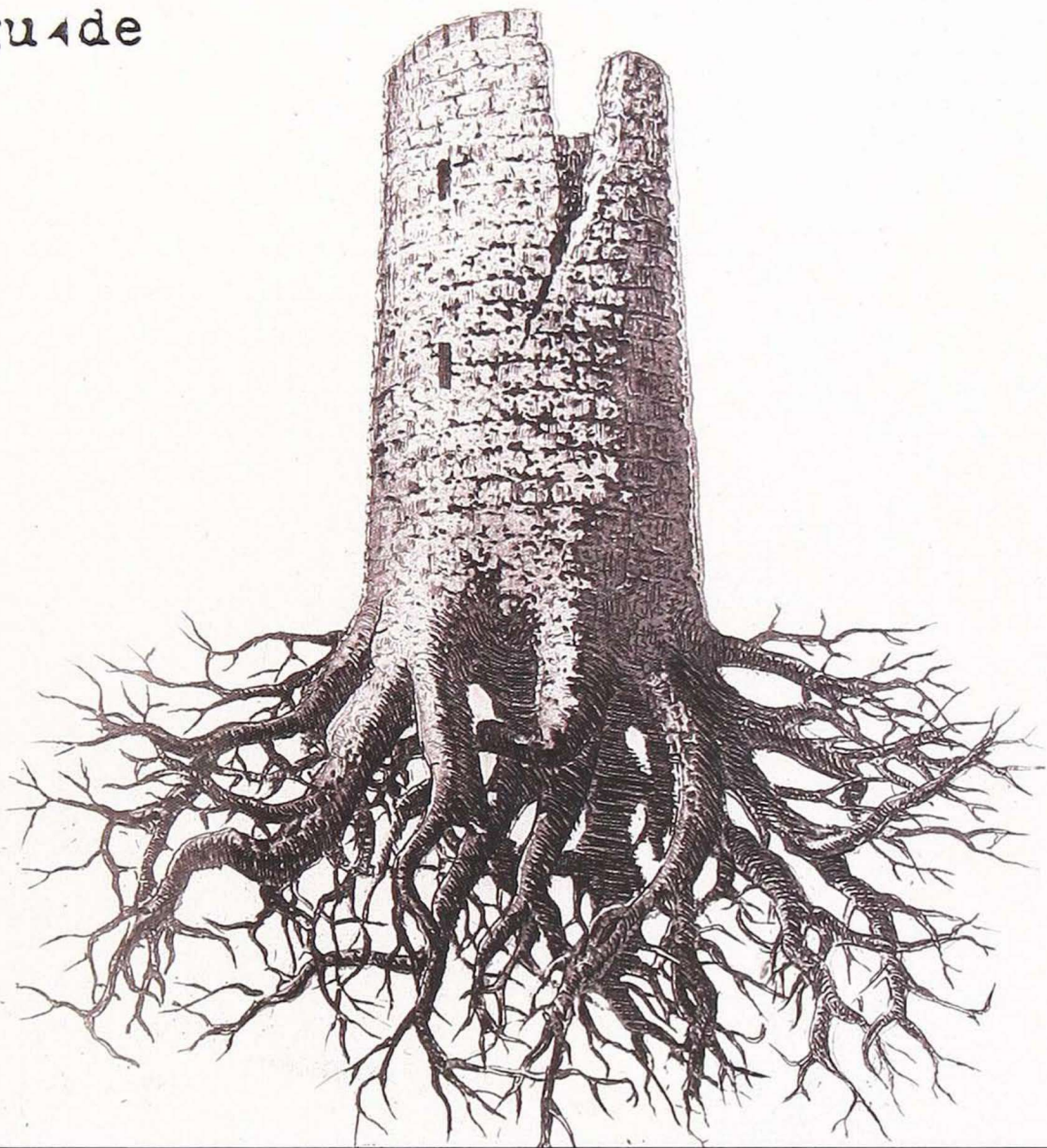


guide



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安妮·施沃恩 (Anne Schwan)
史蒂芬·夏皮罗 (Stephen Shapiro)

著

庞弘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英)安妮·施沃恩
(Anne Schwan), (英)史蒂芬·夏皮罗
(Stephen Shapiro)著;庞弘译.--重庆:重庆大学
出版社,2018.5

(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

书名原文:How to Read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ISBN 978-7-5689-1055-2

I. ①导… II. ①安… ②史… ③庞… III. ①哲学理论—法国—现代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9559号

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安妮·施沃恩 著
史蒂芬·夏皮罗
庞弘译

策划编辑:贾曼
特约策划:邹荣 任绪军

责任编辑:贾曼 邹荣 版式设计:邹荣
责任校对:关德强 责任印制: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mm×1168mm 1/32 印张:6.25 字数:149千 插页:32开2页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1055-2 定价: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How to Read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by Anne Schwan & Stephen Shapiro,
ISBN: 978-0-7453-2980-2

Copyright © Anne Schwan and Stephen Shapiro 2011.

First published by Pluto Press, London.

www.plutobooks.com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贸核渝字(2015)第 343 号

guide

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

★表示已出版

思想家导读

导读齐泽克★
导读德勒兹★
导读尼采★
导读阿尔都塞★
导读利奥塔★
导读拉康★
导读波伏瓦★
导读布朗肖★
导读葛兰西★
导读列维纳斯★
导读德曼★
导读萨特★
导读巴特★

导读德里达★
导读弗洛伊德(原书第2版)★
导读海德格尔(原书第2版)
导读鲍德里亚(原书第2版)★
导读阿多诺★
导读福柯★
导读萨义德(原书第2版)
导读阿伦特
导读巴特勒
导读巴赫金★
导读维利里奥
导读利科

思想家著作导读

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
导读巴迪欧《存在与事件》
导读德里达《书写与差异》
导读德里达《声音与现象》
导读德里达《论文字学》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
导读德勒兹《差异与重复》
(乔·休斯 著)

导读德勒兹《差异与重复》
(亨利·萨默斯-霍尔 著)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什么是哲学?》
导读福柯《性史(第一卷):认知意志》★
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导读萨特《存在与虚无》
导读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导读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思想家关键词

福柯思想辞典★
巴迪欧:关键概念★
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阿多诺:关键概念★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
朗西埃:关键概念

布迪厄: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福柯:关键概念
阿伦特:关键概念★
德里达:关键概念
维特根斯坦:关键概念

目 录

理论依据	/ 1
概 述	/ 11
关于文本的说明	/ 15

第 1 部分 酷 刑

1 犯人的身体	/ 19
2 断头台的景观	/ 47

第 2 部分 惩 罚

1 普遍的惩罚	/ 63
2 惩罚的温和方式	/ 81

第 3 部分 规 训

1 驯顺的身体	/ 93
2 规训的手段	/ 109
3 全景敞视主义	/ 121

第4部分
监 狱

- 1 彻底而严厉的制度 / 135
- 2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 / 145
- 3 监 狱 / 159

进阶阅读书目 / 169

索 引 / 175

译后记 / 189

又是一部关于福柯的作品？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二战”之后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法国学者之一。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关系，以及二者在社会控制中所发挥作用的理论著作，成了他声名远播的最主要理由。福柯在英语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中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这些领域中，如果无法对他的作品、概念或术语有所理解，你便几乎不可能自诩为一位严肃认真的学习者。无论当代作者对福柯是热切赞同还是竭力反对（或是介于两者之间），几乎所有人都对他广泛的影响力作出了回应，尽管有人时常并未意识到他们对福柯的思想资源的依赖。因此，那些试图对福柯加以阐释、应用或拓展的著述或文献，其数量便十分可观。那么，时至今日，为什么需要一本关于福柯及其最常被引用的作品——《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年出版，英译本于1977年出版）的导读书呢？

本丛书的总体目标是为理论经典的新读者们填补空缺，他们

在近些年来一直备受冷落。随着“理论”(theory)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学生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从大部头作品中节选的关键段落(通常收录于专门设计的文选之中)来学习理论著作。然而,这种策略将使那些新近接触理论的人失去在完整语境中阅读批判性论点的机会。文选的读者们失去了了解论点形成过程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对这些拼凑起来的片断作何反应。如果说,那些对理论充满敌意的人常常抱怨,许多作者把某些理论语汇当作可以催眠的魔咒,播撒在文本之中,好像如此一来,它们就可以变成不言而喻的真理。那么,文选便应当负有部分责任,无论其编纂者的初衷是多么良好。

另一方面,本丛书相信,当那些不熟悉理论的读者得到帮助,并对一部重要作品在总体上的精心架构加以探究时,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整个思想轨迹。倘若没有这样的完整视野,读者们将面临把某一论点肢解为无数碎片的危险,并由此而误解一位博学多才的作者所试图表达的内容。

无论是大体上看还是具体来说,在《规训与惩罚》这部福柯最重要的作品中,不完整性的谬误较之其他作品要更为常见。正因为《规训与惩罚》被如此频繁地引用,英语世界的读者便常常依靠二手的阐释或文集来对其加以理解,而没有意识到由此带来的局限或谬误,于是,大量有关这部作品的写作都是无所助益的。我们感受到,那些希望从福柯的洞见中充分获益的读者们,需要回过头来将《规训与惩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阅读,需要关注其实际的主张以及论证的结构(而不是人们从中获取的主观想象)。具体说来,现今有关《规训与惩罚》的论述已经尤为明显地被三个重要缺失所损害,而这些缺失正是我们致力于修复的。

第一个缺失在于,《规训与惩罚》的缩略本忽视了《规训与惩

罚》首先是一部产生于特定的法国知识背景下的历史著作。这本书考察了从17世纪晚期、18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期(以及更久以后),在惩罚形式的改变中所包含的策略与手段。然而,在福柯出版这部作品时,在主宰英语世界的历史书写方式和法国学者(他们挑战了英语语系历史学家所偏爱的主题与方法)的书写方式之间,如果说不存在彼此的敌意的话,那么,也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一个特征是,法国学者不再依靠(通常是)伟大的人物来定义历史,转而对匿名或非英雄人物的社会史加以研究。这些人往往是被学术界所忽略的,即工人阶级和穷人、妇女、乡村劳动者、“不正常的人”或罪犯(他们是彼此重叠的类别)。法国历史学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拒绝依赖特殊的纪念日(如战争纪念日)。通过以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为一个单位,或通过选择不直接由少数历史精英的行动所决定的日期,他们转向了更长的时间段。甚至在英语语系的左派和工运历史学家开始书写被剥削者的历史时,他们依然倾向于强调“事件”而不是更为漫长的时间间距。

因为福柯的作品一般都符合法国人的兴趣,他的作品大多是被文学专业、而非历史专业的教授介绍到美国和英国。虽然前者更容易接受福柯的观点,但反过来,他们也常常对福柯所描述的历史阶段,以及造成历史变迁的原因兴味索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有助于解释现代文学和文化实践的最近的历史阶段。由于忽视了福柯所描述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转变,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福柯阐述了不同惩罚模式是如何只有在其所属时期的主导特征和紧张关系的背景下才有意义。然而,如果我们不关注福柯对西方社会是如何发展为现代形态的描述,我们便既无法认识到“当下”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时刻,也无法认识到福柯关于我们如何超越或摆脱这个当下的那些明白无误,又常常是

暗示性的见解。此外,如果读者们只阅读了《规训与惩罚》中的某些部分,他们便很可能感到,福柯的视野刻板而缺乏变化,他们便无法从这本书所提供的信息中生发出更丰富的内容。然而,为了揭示福柯对一个可能的“后规训社会”(post-disciplinary society)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他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描述,以此而发现福柯所强调的社会变革的构成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规训与惩罚》似乎很容易读。该书的大部分都写得文采飞扬,并采用了形象化的、一望而知的例证。同时,该书依照部分和章节来加以组织(尤其是福柯常常给自己的论点标上数字),因而很容易概括。此外,福柯常常非常审慎地运用其理论术语,并以一种精确的、一以贯之的方式,对他试图阐明的概念加以区分。然而,在另一层意义上,福柯又可以成为一位难以阅读

5 的写作者。之所以难以阅读,是因为福柯在相当程度上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分子。在巴黎及其周边的高等院校中,通过一系列著名的理论争端,学者们往往非常熟悉彼此的学术立场。由于这种(有时甚至是令人窒息的)接近,他们发展出了一种依靠少许随意的言辞便足以标明自身立场的写作风格。

对不太熟悉法国学术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读者来说,很容易被忽视的,是那么看似无关紧要的评论,但事实上,它们才是解码某一段落的关键所在。例如,虽然很多人会认为,18、19世纪期间法国的任何一段社会史都将受到179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出于下文将部分解释的理由,福柯则很少使其读者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原因部分在于,福柯假定其读者是法国人,因而非常熟悉自己的政治史,尤其是同法国大革命和现代国家相关联的时期。很多福柯的当代英语读者则不那么通晓这些重大事件及其代表性

人物。当这种缺失与福柯对其他学术观点的轻描淡写的暗示结合在一起时,《规训与惩罚》中大量的重要内容便显得模棱两可、无足轻重,可以被一带而过。反过来,英国政治学家杰里米·边沁对“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这一新的“模范监狱”(model prison)的规划,之所以被如此普遍地编入文选之中,原因之一或许是,该部分一反常态地涉及一位已经为人熟知的作者的英文材料;同时,该部分也已经得到了附带的阐释,从而使福柯的见解显得分外清楚了。但“全景敞视监狱”部分可以说已经完全从本书中移除,因为该部分主要重复了福柯此前在《规训与惩罚》中已经提出过的观点。不过,由于英语读者未能跟从福柯所建构的历史性叙述,亦不了解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事迹,他们便倾向于依赖关于全景敞视监狱的章节,基于对《规训与惩罚》的片面认识而作出一些怪异的解读。

福柯没有更明确地谈论大革命的理由,关涉到绝大多数英语语系的讨论中所存在的第二个缺失:那就是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阶段,对于欧洲的作者们而言,马克思主义都莫过于最主要的学术思潮之一。无论他们以右派或左派自居,几乎所有人在写作中都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有所关注。除此之外,在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也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党派。鉴于共产党在英国和美国曾经置身的历史边缘地带,对于讲英语的人而言,无处不在的有关马克思的学术交流,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PCF)对于20世纪的大量知识事件的广泛影响是难以理解的。福柯在1960年代之后展开写作,此时,法国共产党已经被斥责为阻碍了工人和学生的抗争运动,因此,福柯(他本人在1950年代曾短暂地是一名共产党员)常常力图使自己同法国共

产党的官方政党路线(以及与之关联的理论范畴)保持距离。福柯很少提及法国大革命(它已成为检验人们对法国共产党忠诚与否的“试金石”),以此表明他在政党与自我之间保持距离的愿望。由于法国大革命被官方的左派解读为寓言性地昭示了1918年的俄国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和东方国家苏维埃主义的冷战冲突,任何对1970年代的谈论都是令人忧虑不安的。因此,如果说福柯没有在大革命问题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原因便在于,他希望避免被认为卷入了围绕党派联盟的冲突之中。同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福柯相信,政党政治掩盖了现代权力关系和阶级分化的运作方式。

然而,与官方的共产党相疏离,并不等于是拒斥马克思的著作及其深刻见解。在《规训与惩罚》中,马克思是福柯最喜爱引用的学术权威之一,而福柯也含蓄而明确地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的逻辑。在介绍马克思时,福柯总是将其作为支撑性的依据,而从未将其作为一个将要被驳斥的角色。正如福柯所表明的那样(第221页)¹,如果没有他称为“规训”(discipline)的支配形式,资本主义便无法存在;而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规训也就无法取得成功。从很多方面来说,在对待阶级斗争、权力和知识时,《规训与惩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为新学习马克思的人们提供一条路径,使他们可以摆脱法国共产党在解释工人阶级为何屈从于中产阶级的权威时,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等术语的越发频繁而又徒劳无益的使用。

然而,由于许多英语语系的批评家(他们使用的是1970年代

1 本书所引《规训与惩罚》的原文(及页码)均出自其英译本。——译者注

之后的理论资源)一方面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更普遍地根本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这造成了他们在阅读福柯的过程中,对福柯与马克思的一致之处的否认或视而不见。同样,许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福柯追随者的论断误认为福柯本人的观点,他们同样(错误地)坚称,福柯对唯物主义者的主张持不赞成的态度。我们感到,任何对《规训与惩罚》的基础性阅读,都将使上述说法不再可能出现。因此,我们写作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是需要去除围绕《规训与惩罚》所积累起来的偏见,而重新审视它实际上提出的主张。正如福柯一再要求的那样,我们需要伴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重构我们对《规训与惩罚》的阅读。 8

就其核心而言,《规训与惩罚》是对于个体(以及个体观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价物)的备受珍视的中产阶级理想的一种令人震惊的拆解。自由主义政治将个体权利尊奉为宪法和法律理论的核心,并积极尝试使“阶级”或“种族”那样的集体分类变得不可见而又不引人注目。自由主义关于内在的基本自由的观念取决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个体的言论和信仰必须受到社会的保护。个体同样处于自由经济理论的中心,这种理论强调,在订立合同的时刻,两个相互认同的伙伴确立了买卖关系,这是实施商业交易的最公平途径。从文化角度看,个体被赞颂为启蒙理性、人文主义情感、艺术天才之浪漫迷狂的标志,同时也被赞颂为本真的、感性的、行动中的身份的容器。

伴随着长期存在的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福柯借《规训与惩罚》一书表明,对个体在以上这些方面的塑造,掩盖了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为主导团体的欲望。订立合同的场景遮蔽了实际存在的权力的不平等,启蒙理性与强制性的力量紧密关联,而个 9

体本真人格的人文主义神话历来被建构为一种控制有威胁群体（即那些劳动阶层和下层阶级）的手段。然而，当福柯对个体自由的人文主义修辞报以怀疑时，他便挑战了将个体身份视为解放之工具的基本的主流预设。

至此，我们发现了众多围绕福柯的阅读中所存在的第三个缺失。由于福柯关注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因此，人们很容易相信，他所呈现的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景象，是一幅关于没有出路的“封闭铁盒子”的图景。这种悲观的阅读方式只可能来源于对福柯作品的“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的解读。然而，福柯曾反复提出，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将（并且也正在）逐渐逝去，其原因往往在于，它无法控制来自底层和劳动阶层的大众的反抗。如果说，规训在今天依然能保持高效，那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遭受充分的挑战，它之所以依然如此高效，是因为它是以一种几乎“不可见”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然而，福柯的终极目标在于阐明规训的运作方式，以使其能够受到挑战。不过，福柯是在他的访谈，而不是在《规训与惩罚》中更直截了当地探讨了这一进程。

福柯从来没有呈现出一个整一版本的社会，也从未暗示左派的政治行动主义是毫无意义的。福柯是在他身为监狱信息小组（GIP[Le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Group for Information
10 on Prisons]）成员期间写作《规训与惩罚》的，该组织致力于为法国囚犯的怨言提供一个公共媒介，而此时，犯人们争取权益的暴动正成为新闻。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福柯谈到，学术研究者需要使历史上的被剥夺者重新发出声音，以帮助他们获取更好的当下境遇。《规训与惩罚》便从属于这样的愿景。当福柯谈到，他是在书写“当下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第31页）时，他是在邀请自

己的当代读者们借鉴他的历史教训,而并非简单地将它们铭记于心。

上述三个要素,即(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和行动主义,在福柯的叙述中常常是沉默的,然而如果没有它们的话,对于《规训与惩罚》的清楚明了、令人满意的解读便不可能出现。在此,我们的目标仅仅是通过忠实于福柯的实际文本而“推陈出新”。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呈现了一段刑法和刑罚的变迁史,以此探究西方社会为何从一种酷刑所带来的躯体惩罚转向了一种判处监禁的“温和”惩罚。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停止对人施以酷刑,并不是因为我们变得更开明、博爱,更尊重个体权益。相反,他宣称,“正义”的法典总是代表并实质性地施行了社会权力。“早期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并非后者更加文明开化;而只是说18世纪晚期之前的惩罚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它表达了在国王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中所存在的主导利益。惩罚在现代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实施,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被中产阶级所掌控,而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是同君主政体有所区别的议程设置。

因此,福柯之所以聚焦于惩罚的历史,是为了阐明权力从贵族向中产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转移与变迁。通过了解长久以来惩罚模式的改变,我们能够弄清,自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期以来,中